

AGATHA CHRISTIE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 煦阳岭的疑云

张 锦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煦阳岭的疑云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张 锦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 煦阳岭的疑云

BY THE PRICKING OF MY THUMBS

Copyright (c) Agatha Christie Ltd 1968

---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张 锦  
责任编辑:莫贵阳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94 千字  
印 张:9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21-9/1·1055  
定 价:19.50 元

---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第一部 煦阳岭·····	(1)
第一章 艾达姑妈·····	(3)
第二章 是你那可怜的孩子吗? ·····	(13)
第三章 葬礼 ·····	(29)
第四章 画着一座宅院的画 ·····	(34)
第五章 老妇人的失踪 ·····	(50)
第六章 塔彭丝追踪寻迹 ·····	(63)
第二部 河道边的宅院 ·····	(71)
第七章 友善的女巫 ·····	(73)
第八章 萨顿钱瑟勒 ·····	(93)
第九章 马基特贝辛镇的上午·····	(126)
第三部 失踪的妻子·····	(139)
第十章 一次会议——及其后·····	(141)
第十一章 邦德街与默里医生·····	(155)
第十二章 汤米见到老友·····	(173)
第十三章 艾伯特的线索·····	(198)
第四部 教堂,尖顶。开门进去,人们就在那里·····	(217)
第十四章 思维练习·····	(219)

---

第十五章	牧师住所的夜晚聚会·····	(232)
第十六章	翌日上午·····	(251)
第十七章	兰开斯特夫人·····	(262)



第一部

煦 阳 岭



## 第一章 艾达姑妈

贝雷斯福德夫妇正坐在餐桌边吃早饭。他们这对夫妇很普通。就在那一刻，全英国成百上千对和他们一样的老夫老妻都在吃早饭。那一天也很普通，一周中有五天会是那样。看上去也许会下雨，但谁也拿不准。

贝雷斯福德先生以前的满头红发如今只剩几缕仍是红色的，其它的大多已变成夹杂着灰色的沙黄色。红头发的人到了中年往往如此。贝雷斯福德夫人的头发以前是黑色的，多、硬、弯曲而蓬松。现在那黑色中也像是被人随意为之似地掺杂了些许灰色，效果倒还不错。她一度想染发，但最终她还是觉得更喜欢自己自然天成的样子。相反，她决定换一种唇膏的颜色，以使自己显得精神起来。

一对在一起吃早饭的老夫老妻，看上去令人愉快，却没有丝毫令人惊奇之处，旁观者一定会这样说。若这位旁观者



是年轻人，他一定会加上一句，“啊，是的，看上去很惬意，可是死气沉沉的，所有老年人都是这样。”

然而贝雷斯福德夫妇还没有到自认为已经老了的年纪，也从来不知道正因为如此，他们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已被自然而然地宣告为“死气沉沉”的人了。当然，只有年轻人才会这样宣告，但贝雷斯福德夫妇对此只会宽容地认为年轻人根本不懂得生活。可怜的年轻人，他们总是在担心考试、性生活，买与众不同的衣服，或是做个与众不同的发型让自己更加引人注目。贝雷斯福德夫妇认为他们只是刚刚度过自己人生的盛年而已。他们很自爱，也爱对方。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平静，但趣味无穷。

当然也会有不平静的时刻；任何人都不免有不平静的时刻。贝雷斯福德先生打开一封信，扫了一遍就顺手把它放在手边的一堆信上。他拿起另一封信，却没有打开，而是捏在手里。他不是在看信，而是在盯着土司架。他的妻子观察了他一会儿，问道：

“出什么事情啦，汤米<sup>①</sup>？”

“事情？”汤米心不在焉地重复着，“事情？”

“我在问你呐！”贝雷斯福德夫人说。

“没什么事情，”贝雷斯福德先生回答道，“会有什么事情？”

“你刚才在想事情。”贝雷斯福德夫人不满地坚持着。

“我觉得我什么事情都没想。”

---

<sup>①</sup> 汤米是贝雷斯福德先生的名字。——译注。

“不，你想了。有什么事吗？”

“不，当然没有。会有什么事情？”他接着说，“我刚才收到了管道修理工的账单。”

“噢，”塔彭丝<sup>①</sup>的语气表明她明白了，“比你想象的多一些，是吗？”

“自然多一些，”汤米回答道，“向来如此。”

“我真不明白当时我们怎么没去学着做管道工，”塔彭丝说，“倘若你学做管道工，我可能会做管道工的副手，那我们就可以日复一日地捞钱了。”

“我们真是目光短浅，没看到这么好的机会。”

“你刚才看的是管道工的账单吗？”

“啊，不，是一封呼吁信。”

“关于青少年犯罪——还是种族融合？”

“都不是。是有关为老年人新近开办的一家养老院的。”

“鑑，听上去像回事多了。”塔彭丝说。“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为这件事发愁？”

“其实我想的不是这个。”

“那你刚才在想什么？”

“我觉得是它自己跑到我脑子里的。”贝雷斯福德先生说。

“是什么？”塔彭丝问道，“你知道最终你一定会告诉我的。”

“的确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只是在想也许——好

---

① 塔彭丝是贝雷斯福德夫人的名字。——译注。

吧，是艾达姑妈。”

“我明白了，”塔彭丝立即全部明白了，“对，”她沉思着，轻声说，“艾达姑妈。”

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如今几乎每个家庭都令人遗憾地存在着或许可以被称为“艾达姑妈”的问题。她们的名字不同——阿米莉亚姑妈，苏珊舅母，卡西阿姨，琼姑妈等等。她们有的是老祖母，有的是上了年纪的堂姐妹或表姐妹，或是姨婆。可她们依然活在这世上，成了人们在生活中必须处理的问题，需要妥善安排。人们得去探访合适的照料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全面咨询，还得向医生咨询，或向曾经经历过自己的艾达姑妈“十分幸福地生活着，直到她”在“贝克斯希尔的劳雷尔养老院”或是“斯卡伯勒的快乐牧场养老院里与世辞别”的朋友们询问，请他们推荐好的养老院。

现在和以前不同，伊丽莎白姑妈，艾达姑妈和别的那些姑妈们不再开心地住在她们住了大半辈子的家里，由忠心耿耿、有时也许稍嫌专制的老仆佣服侍着，而主仆双方对这样的安排都绝对满意。或许还会有数不过来的穷亲戚，穷侄女，终生未嫁像半个傻瓜的表姐妹，她们都巴望着能有一个可以每日饱食三餐，并有一个舒适卧室的家。那时宾主供求平衡互补，一切正常。如今情况不同了。

对如今的艾达姑妈们所做的安排必须合适恰当，而不仅仅是安置一位若独自留居家中，可能因关节炎或其他风湿性疾病从楼上摔下来的老妇人，或是身患慢性支气管炎的老妇人，又或是与邻居吵嘴，挖苦生意人的老妇人。

不幸的是，这些艾达姑妈们比年龄刻度尺另一端的小

孩子们麻烦得多。小孩子可以被人领养，可以被塞给亲戚，或是在假期中被送到合适的学校，或是安排一些马车旅行或宿营活动。总的来说，孩子们对这样的安排很少有反对意见。艾达姑妈们则截然不同。塔彭丝·贝雷斯福德自己的姨婆——普里姆罗斯姨婆——生前就是个有名的麻烦主儿，根本无法使她满意。她刚进了一家声称保证向老年女性提供良好居家氛围和种种舒适条件的养老院，便会给她的孙侄女写来几封表扬信，对这个“特别的地方”大加赞扬。接下来的消息就是她已不辞而别，愤然出走。

“不行，那地方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在一年时间里，普里姆罗斯姨婆先后进出了十一家类似的养老机构。最后她写来信说自己最近遇到了一位极有魅力的年轻小伙子。“真是个热忱的孩子。他从小就没了妈妈，极需关怀和照料。我已租好一套公寓，他不日将前来与我同住。这样的安排对我们都是绝佳的。我们自然地互相吸引。你不用再为我焦虑不安了，亲爱的普鲁登斯<sup>①</sup>。我将来的生活已经安排妥当了。明天我要见我的律师，因为我觉得若我先默文而去，我有必要为他立遗嘱。这当然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不过，我现在可以向你保证我十分健康。

塔彭丝匆忙北上（上述事情发生在阿伯丁）。不过事实上警察先到了一步，带走了魅力无穷的默文。他们已经通缉他很长一段时间了，罪名是使用欺诈手段骗取钱财。普利姆罗斯姨婆对此义愤填膺，指责这是迫害——但在旁听过法

---

<sup>①</sup> 普鲁登斯是贝雷斯福德夫人的教名，含义为谨慎。——译注。

庭起诉后(共二十五起案件)——却不得不改变了对自己这位“被保护人”的看法。

“我想我应该去看望艾达姑妈了,塔彭丝。”汤米说道,“我已经很久没去看望她了。”

“我也这样想,”塔彭丝说,却并未表露出热情。“有多久了?”

汤米想了想,说:“一定将近一年了。”

“还要长一些,我想有一年多了。”塔彭丝说。

“亲爱的,”汤米说,“时间的确过得飞快,不是吗?真不敢相信已经有那么久了。不过,我相信你是对的,塔彭丝。”他计算了一下,又说:“多可怕,人居然可以如此健忘,难道不可怕吗?真让我觉得遗憾。”

“我认为你没有必要如此内疚,”塔彭丝说道,“毕竟我们给她邮寄过包裹,还给她写过信。”

“是啊,我明白。这种事情你总是安排得很周到。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读到一些有时令人非常沮丧的事情。”

“你是在想我们从图书馆借来的那本可怕的书,”塔彭丝说,“想到了对那些可怜的老人来说,那个地方多么糟糕,她们受了多大的罪。”

“我觉得那些都是真的——从生活中提取出来的。”

“是的,”塔彭丝说,“一定会有像那样的地方。的确有些人十分不幸,她们不得不陷入不幸的境地。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汤米?”

“除了尽量细心,我们还能怎么办?仔细挑选一家好的

养老院，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确保有一位好医生照料她，仅此而已。”

“再没有比默里医生更好的医生了，你得承认这一点。”

“是啊，”汤米说着，脸上的愁容开始散去，“默里是位一流的医生，善良、耐心。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一定会通知我们。”

“所以我想你不必担心，”塔彭丝说，“她现在多大年纪了？”

“八十二，”汤米答道，“噢，不——不。我想是八十三。”他又加了一句：“如果你比别人活得都长一定很不好受。”

“那只是我们的感觉，”塔彭丝反驳道，“她们可不这样想。”

“你怎么知道？”

“至少你的艾达姑妈不这样想。难道你不记得她告诉我们她比很多老朋友活得长时的高兴劲儿吗？她最后说了一句，‘至于艾米·摩根嘛，我听说她活不了六个月了。她过去总说我的体质太弱，现在毫无疑问我会比她活得长；而且，多活好几年。她谈到这样的前景时可是得意洋洋的。’

“尽管如此——”汤米说道。

“我知道，”塔彭丝打断了他，“我知道。尽管如此，你还是觉得那是你的责任，所以一定得去看望她。”

“难道你觉得我错了吗？”

“不幸的是，”塔彭丝答道，“我的确认为你是对的。完全正确。而且我也要去。”她的声音中流露出一丝英雄主义式的调子。

“不，”汤米说，“你为什么要去？她不是你的姑妈。不，还是我自己去。”

“没关系，”贝雷斯福德夫人说，“我也愿意承受痛苦。我们要一起承受痛苦。你不喜欢去看她，我也不喜欢去看她，而且我没有一刻不认为艾达姑妈也不喜欢我们去看她。不过，我很清楚，这件事正是某些不得不去做的事情之一。”

“不，我不想让你去。毕竟，上次她对你那么粗鲁，你忘了吗？”

“我并不在意，”塔彭丝说，“那也许是在全部探望过程中惟一让老人感到高兴的地方。我并不因此记恨她，从来都不。”

“你总是对她很好，”汤米说，“虽说你并不十分喜欢她。”

“没有人会喜欢上艾达姑妈，”塔彭丝说道，“若是问我，我会说任何人没有喜欢过她。”

“人总是会忍不住为老年人感到难过。”汤米说道。

“我不同，”塔彭丝说，“我没有你那样的善良心肠。”

“你比别的女人无情。”汤米说。

“我想也许是吧。毕竟，女人除了现实地看待事物之外，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事情。我是说我会替那些年迈、多病，或是别的什么人感到伤心，如果她们是好人的话。可如果她们不好，那就不同了，这一点你必须承认。假如你二十岁时很惹人讨厌，四十岁时一样惹人讨厌，六十岁时更加惹人讨厌，八十岁时全然成了魔鬼——那么，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仅仅因为她们老了便为她们感到特别伤心。本

性难移啊。我认识几位七八十岁的老妇人，她们可爱极了。老比彻姆太太、玛丽·卡尔、还有面包师傅的祖母，亲爱的老波普莱特太太，她以前帮我们清扫房间。她们都十分可亲可爱，我会为她们做所有我能做到的事情。”

“好了，好了，”汤米说，“现实一些吧。不过你若真想表现你的高尚品质和我一道去——”

“我想和你一起去，”塔彭丝又插了进来，“毕竟，我和你结了婚就要和你同甘共苦。不过，艾达姑妈绝对是苦的那一部分，因此我应该和你并肩同去。我们要带给她一束花，一盒酥心巧克力，或许再带一两本杂志。你可以给那位某某小姐写信，告诉她我们要去看望她。”

“下星期吗？星期二我可以去，”汤米说，“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

“就定在下星期二吧。”塔彭丝说，“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那个被称为护士长或总监或别的什么的女人。她的名字是字母P<sup>①</sup>开头的。”

“帕卡德小姐。”

“对。”

“也许这次和上次不一样。”汤米说。

“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我不知道。也许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许我们会在去那里的火车上出车祸。”塔彭丝说着，脸上露出些许喜色。

---

① 帕卡德的原文为 Packard。——译注。



“我究竟为什么希望发生火车车祸?”

“其实我当然并不真的希望那样。只不过——”

“不过什么?”

“嗯,也许会是一种历险吧,对吗?也许我们可以救别人的性命或是做些有益的事情。有益,同时激动人心。”

“这是什么怪念头!”贝雷斯福德先生说道。

“我明白。”塔彭丝赞同他的说法,“不过有时这样的想法会自己送上门来。”